

唐會要卷第八十三

嫁娶

祖統上

嫁娶

正觀元年二月四日詔曰昔周公治定制禮垂裕後昆命
媒氏之職以會男女每以仲春之月順時行令蕃育之理
既弘邦家之化攸在朕恭承天命為之父母永言亭育用
切於懷若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顧復使恐中饋之礼斯
廢紀嗣之弊攸深既生怨曠之情或致淫奔之辱憲章典
故實所廢幾宜令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
並仰州縣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
年二十女年十五之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
並須申以婚媾令具好合若貧窶之徒將迎遺乏仰於親

近縣里富有之家喪多益寡使得資送其情夫年六十寡婦年三十已上及婦雖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正潔並其情無勞抑以嫁娶刺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時輟寡救少量准戶口增多以進考第如稟勅年方失于配偶准戶減少附殿 六年御史大夫常抗上表曰夫婦之道王化所先婚姻之禮人倫攸尚所以承紹家業嗣續祖妣靜而思之安可不敬嫁女之室有不息夫之悲娶婦之家有不舉樂之感今貴族豪 婚姻之始或奏管絃以極歡宴唯競奢侈不顧禮經非所謂嗣親之道念別離之意正始之本寔在於茲若不訓以義方將恐此風愈扇十六年六月詔氏族之盛實繫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右

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德義之風名不著于州閭身未免于貧賤自號膏粱之胄不敦匹敵之儀聞名唯在于富貴結褵七歸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屈辱于烟煙或矜其舊族行無禮于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徃代露害咸以懲革惟此蔽風未能盡是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各合典禮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賣婚永徽二年九月紀王慎寺議堂姨母之姑娘及堂姑娘父母之姑娘父母之姑舅姊妹壻姊妹堂外甥雖並外姻無服請不為婚詔可之先是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聘少府監李玄女妹為妻玄女妹即宣道堂姨

女人情不合請罷婚宣道經者陳訴者以法無禁判許成
親于是紀王慎等因此有議云

顯慶三年七月制王女出嫁者稱適不得稱降取王女者
稱娶不得稱尚 四年十月十五日詔後魏隴西李宝太

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元

孫凡七姓干一家不得自為婚姻仍自今已後天下嫁女

受財三品已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

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匹八品已下不過五十匹

皆充所嫁女貲粧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

奏也

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

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

俚庸鄙時有郭車邀其酒食以為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

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

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郭車禮既過于聘財歌舞喧譁殊非

助感既虧名教又蠹風猷違紊禮經須知節制望請勅令

禁斷至十一月十二日勅王公已下嫁娶比來時有郭車

既虧風教特宜禁斷

開元十九年四月四日于京城置一禮會院 其年七月

二十四日勅禮會院軍屬司農寺其什物合令所司供

崇仁坊 二十二年二月勅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

南衙 婚嫁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

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及縣令于所統屬官亦同其

定婚在前在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不在

禁限

建中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勅宜令礼仪使與博士及宗正卿李琬漢中王瑀光祿卿李涵約古今舊儀及開元礼詳定公主郡主縣主出降覲見之儀條件聞奏將以化行天下用正國風至十一月二日礼仪使顏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于礼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坐以堂東階上西向姑南向婦執笄竹器云表纁裏盛以棗栗升自西階東面再拜跪奠于舅席前舅舉之贊者徹以東婦退再拜降于姑階下受笄盛以俎修從者執于階下升進北面再拜跪奠于姑席前姑舉之贊者受以東婦退又再拜降之詣東面拜婿之伯叔兄弟姊妹訖使赴先頃門謝恩婿之親族次第奉謝訖赴十六王宅覲花燭伏以婚禮主敬窃恐非宜並請停輦車

下婿却扇詩等行礼之夕可以感思至于聲樂切恐非礼亦請禁斷相見行儀近代設以氈帳揮地而置此乃虜礼穹廬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帳請准礼施行今時俗以子卯午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蓋理無所據亦請禁斷其年十一月勅婚禮皆用誕馬在礼經無其文案周礼玉人有璋諸侯以聘女礼云玉以比德今請駢馬加以璋郡主婚加以璧以代用馬又其函書出自近代事無經據請皆勿用從之會昌元年十一月勅婚娶家音樂并公私局會花蠟並宜禁斷

租稅上

舊制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徭四曰雜徭從減者遂減諸司色役一十二萬二百九十四人

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自
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歛 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
賦稅凡天下丁男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
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分為世
業餘以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授之口分則收
入官吏以給人每丁歲入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差綾絹
絕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絕者兼調綿三兩輸布
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收其傭每日三尺有事
而加役者旬有五日止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不
過五十日若夷獠之戶皆從半稅凡水旱虫霜為災十分
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
正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自古明王聖主雖因設

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于身二者是務令百姓承
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終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
兄去弟還首尾不絕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思
詔令其減省而有同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後之
如故臣每訪聞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
不存養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之
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陛下少處人間知有姓辛若前代
成敗目所親見而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
萬歲之後固聖心所當憂也凡修改教當修之於可修之
時若事變一起而皆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每見前代之
亡則知其政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已失是知殷紂笑
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京房云後之視今亦猶

今視古此言不可不試也往者正視之初率土霜儉一匹
絹絲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
自安曾無怨讀自五六年来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
石百姓皆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
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
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室洛口倉而李密因之
東都積布帛而王匡充據之西京府庫以為國家之用至
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匡李密未能聚大
衆但積貯者固是有司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
若人勞而強歛之更以資冠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正
觀之初陛下以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若人既勞矣而
用之不息倘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

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矣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
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正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永淳元年太常博士裴守真上表曰夫穀帛者非造化不
育非人力不成一夫之耕終兼數口一婦之織不贍一家
賦調所資軍國之急煩徭細役並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貪
求豪強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濟人無以堪又以征戍濶遠
土木興作丁匠疲于往來餉饋勞于轉運徵有水旱道路
違阻豈不以課稅殷繁素無儲積故也夫太府積天下之
財而國用有闕少有聚天下之伎而造作不怠司農理天
下之粟而倉庾不充太僕掌天下之馬而中廩不足此數
司者役人有萬數費損無限極調廣人弱用多獻少姦偽
由此而生黎庶緣斯而苦此有國之大患也

開元八年三月二十日勅頃者以庸調無德好惡湏准故
造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
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
加其文尺至有五丈為匹者理甚不然濶一尺八寸長四
及同文共執其事文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后求兩而加
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于此年常例丈尺
過多聞奏

十六年七月勅諸州租及地稅皆宜令州縣長吏專勾當
依限徵納訖具所納數及徵官名品申省如徵約遠限及
檢覆不實所由官並先與替仍准法申懲
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勅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
宅及每丁一半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士并諸色

同類有番役令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已上任此色役
不得過兩人三丁已上不得過一人 其年七月十八日
勅自今已後京兆府關內諸州應徵庸調及資課並限十
月三日畢至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赦文每載庸調起八月
徵以農功未畢恐難卒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三十日
三十五年三月三日勅關輔庸調所稅非少既寡蚕桑皆
資穀粟常賤糶貴買捐費逾深又江淮苦變造之勞河路
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脚數倍如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
賤南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遠費
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
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
宜所在收貯便先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

折租造緝以代閩中調課所司仍明為條件稱朕意焉
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勅自今已後應緣納物或有濫惠
考更不徵折估但明為殿最責在所由者請准二十七年
二月七日赦起請條處分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赦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者
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家之中
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
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孝儂與免差科

九年十二月勅自今已後天下兩稅其諸色輸納官典受
一錢已上並同枉法贓論官人見解見任典正等先決四
十委採訪使巡察若不能舉按者採訪使別有處分

廣德 年七月十一日制一戶之中有三丁放一丁庸稅

地稅依舊

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勅天下及王公已下自今以後宜
唯度支長行旨條每年稅錢上上戶四上文中中戶三千
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
中下戶一千五百下上戶一千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
百文其見任官一品准上上戶稅九品准下下戶稅餘品
並准此依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
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閑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
官不在稅限 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准式合加
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庄戶准舊例從
八等戶稅寄庄戶從九等戶稅凡數百姓事恐不均宜各
遍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等無問有官無

官亦所在為兩等收稅稍殷有者准八等戶稅餘准九等
戶稅如數處有庄田亦無處納稅諸道將士庄田既緣防
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一切從九等輸稅
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勅青苗地額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
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後且准諸州每畝十
五文

十四年五月內庄宅使奏州府沒人之田有租萬四千餘
斛官中主之為允費上令分給行在以為軍儲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文宜委點陟使與觀察使及刺史
轉運所由計百姓及客等納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
稅如當處土風不便更立一限其比來徵科色目一切停
罷至二月十一日起條請令點陟觀察使及州縣長官

據舊徵稅數及人戶土客定等第錢數多少為夏稅兩稅
其輒寡惇獨不支濟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調並入兩稅
州縣常存丁額准式申報其應科斛解斗請據大曆十四年
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
畢其點陟使每道定稅訖具當州府應稅都數及徵納期
限并支留合送等錢物斛斗分析聞奏并報度支金部倉
部比其月水赦天下遣點陟使覘風俗仍與觀察使刺史
計人產等級為兩稅法此外斂者以枉法論

八月宰相楊炎上疏奏曰國家初定令式有租賦庸調之
法至開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寬仁為理本故不為版籍之
書人戶寢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
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提其故書蓋

非得當時之寔舊制人丁太邊者竭其祖庸六歲免歸立
宗方事夷狄戎者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以不死申改
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鉞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
丁籍且存則丁身為徃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按舊籍計除
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
租庸之法弊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飢
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軍國之用仰
給于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于節度團練使賦
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司
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庫樞臣猾吏緣以為姦或公
託進獻私為賊盜者動以萬計有重兵處皆厚自奉奉上
賦所入無幾之名隨人置故耕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

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旬輸月
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食于人凡當人多丁率為官為
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于上而賦增于
下是以天丁殘瘁蕩為淨人鄉居地者百不四立如是迨
三十年今請作兩稅法以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
斂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
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三十
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
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
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兩
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
增兩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度支總統

之德宗善而行之
三年五月初加稅時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于當道兩稅
錢每一千加稅二百度支因請訪道悉加之
正元二年正月詔天下兩稅錢委本州揀擇宮典上都其
應定色日程限腳價錢物委度支條流聞奏
四年正月一日敕文其京兆府今年已後准當府每年勅
額應合給用錢物斛斗及草等宜便於兩稅內比諸州府
例尅留免其重疊請受餘送納度支其河南府亦宜准此
八年四月劍南西川觀察使韋臯奏請加稅什二以增給
官吏從之

十二年十月虢州刺史崔衍奏所部多是山田且當郵傳
衝要屬歲不稔頗有流離舊額賦租特乞蠲減其略曰伏

見比來諸州廢緣百姓間事患在典吏因猶不為申請不
患陛下不優恤患在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務于放有
以不言受譴者未有以言得罪者陛下技臣以疲人臣用
不敢迴顧苟求自安敢罄狂聲上瀆聰聽辭理切直為時
所稱

元和四年十二月勅度支奏諸州府廢供上都兩稅匹段
及留使錢物等自元和四年已後據州縣官正料錢數內
一半依京旨例徵細見錫支給仍先以郭下而稅戶合納
見錢充如不足即于當州兩稅錢內據貫均配支給其餘
留使留州雜給用錢即委本州府並依送省輕借中信
折納匹段充如本戶稅錢校少不成端足者任折納絲綿
充數如舊例今徵納雜物斛斗支用者即任准舊例處分

應節度觀察使州府合送上都兩稅錢既須差網發遣
具留使錢又配管內諸州供送事頗重疊其道留使錢各
委節度觀察使先以本舊額留使及送上都兩稅錢充如
不足即于管內諸州兩稅錢內據實內配其諸州舊額供
使錢即隨夏稅日限收送上都度支收入次年旨符便為
定制伏以諸道兩稅徵歛不常閏并之間頗聞困弊今教
類例如前勅旨自今已後送省及留使匹段不得剝徵折
估錢其供軍醬菜等價且令以留使錢充者亦今見錢已
既均納仍具每州每使合納見錢數及州縣官俸料內一
半見錢數同分折開奏使編入今年旨條以為恒制餘依
先是方鎮皆以實估歛于人虛估閏于人宰相裴均俾有
司奏請釐革人受其賜

六月令京兆府其兩稅宜以粟麥縹絹等折納
五年正月度支奏諸州府見錢准勅宜于管內州據都徵
錢數逐貫均配其先不徵見錢州郡不在分配限都定一
州見錢數任刺史看百姓穩便處置其勅文不加減者即
准州府所申為定額如于勅額見錢外輒擅配一錢及納
物不依送者中估刺史縣令錄事參軍請與節級科貶
六年二月制編戶之征既有藝極字毗之要當恤有無苟
徵歛之不時則困弊之無日近緣諸州送使錢物迴充上
供合送便司又立程限所以每至歲首給用無資不免量
抽夏稅新陳未接營辦尤難觀察使且以供軍錢方圓借
便輒不待量抽百姓夏貢有差先乎任土周弊殊等寔在
使人近日所徵布帛並先定物樣一例作中估受納精麗

不尋遺損者多轉將貨賣皆致損折其諸道留使留州錢
數內絹帛等但得有用處隨其高下約中估物價優饒與
納則私無弃物官靡逋財其所納見錢仍許五分之一量
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先是天下百姓輸賦于府
一曰上供二曰留州

建中初定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齊人所出固以
倍其初征矣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實估
以自封殖而重賦于人及裴拍為相奏諸天下留州送使
物一切令于省估其所存觀察使仍以其莊之郡租賦自
給若不足然許徵于支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為上供疲
人稍息肩

十一年六月京兆府奏今年諸縣夏稅折納綾絹紗絁

絲綿等並請依本縣時價祇定上中一等每匹加饒二百
文綿每兩加饒二十文其下等物不在納限小戶本錢不
足任納絲綿斛斛項是本戶如有戶輒合集錢置成匹段
納者所由決十五枷項令衆勅旨依奏
十四年二月勅如聞諸道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後
遂于營處買百姓庄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額
兩稅不出差科今後有此色并勅元額為定

唐會要卷第八十四

租稅下

戶口數

雜稅

雜錄

租庸使

移戶

兩稅使

元和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今年閏正月十七日
 勅令百寮議錢貨輕重者今據郡官戶部尚書揚於陵時
 伏請推天下兩稅酒鹽利苛悉以布帛絲任土所產物充
 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且免賤賣疋帛者
 伏以郡官所議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
 州府應徵兩稅供上都及留州留使舊額起元和十年以
 後並改配端疋斤兩之物為稅額如大曆以前租庸課調
 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制供辦有常仍納元和十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徵納布帛等估價其有舊納虛與估依虛估迴計如舊
納實估物并見錢即於端尺斤兩上量加估價迴計變法
在長其物價長則永利公私雖微有加稅法行即當就
實比舊給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編入旨符其監
利酒利本以權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但
舊額中有令納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足段官既不專以
錢為稅人得以所產用輸則錢貨必均其輕重壟故自廣
于蚕織便時惠下庶得其宜其上之乏絲麻或地連邊寒
俗既異賦入不同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宜處置勅旨
宜依

太和二年二月興元尹王涯奏興元府南鄭兩稅錢額素
高每年徵科例多懸欠今請於管內四州均攤代納二千

五百貫文配蓬州七百五十貫棗州七百五十貫通州五
百貫巴州五百貫勅旨宜付所司

四年五月勅劍南西川並撫使諫議大夫崔戎奏准詔旨
例置西川事條今與郭對商量兩稅錢數內三分二分納
見錢一分折納匹段每一貫加餘百姓五百文計一十三

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貫文依比曉諭百姓訖經賊州縣准
詔三分減放一分計減放錢戶萬七千六百二十貫文不
經賊處先徵見錢令三分一分折納雜物計優饒百姓一
十三萬貫舊有稅薑芋之數每畝至七八百徵歛不時今
併省稅名盡依諸處為四限等第先給戶帖餘一切名目
勅停勅旨宜依

六年天平軍奏請起大利七年歲供兩稅榷酒等錢十五

萬貫粟五萬石自元和末收復李師道十二州朝廷務安
開成二年二月勅節文諸州府或遇水旱有欠稅額合供
錢物斛斗伏請委州縣長官設法招携及召戶承佃其錢
續填納年納絡後其歸復填補錢物數開奏并報度支
其刺史縣令得替湏代替人交割仍湏分明具見在上客
戶交付後人不得違相推注申破稅錢其所招之口不得
將當處大戶擘為小戶別有配率
四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准開成元年三月十日勅宜令兩
稅州府各于見任官中揀擇清強長定綱往來送五萬至
十萬為一綱官考滿本州使與依資奏改通計十年往
來優成與依資遷當處令錄長馬如本州官資望無相
當者許優成奏他處官者伏以諸道有上供兩稅錢物者

大小計百餘處舊例差州縣官充綱亦不聞迺有敗闕若
依勅以長定綱為名則命官不以才能賦祿唯憑僦運况
江淮財賦大州每年綱十餘輩若令長定則官員長占于
此流若祇取數人綱運當虧其大半臣等商量長定綱起
來年已後勅停臣又准開成元年已前旨條州縣官充綱
送輕貨四萬已上無欠少不逾程限者書上考十萬減一
選其于優獎猶以稍輕送二萬至五萬依舊書上考五萬
至七萬與減一選七萬至十萬減兩選十萬至十五萬減
三選如一度充綱優勞未足考秩之內情願再差者旨條
先有約絕此後望今開許如年少及材質不當但今准
舊例以課料資陪不必一例依次差遣其餘並望准前旨
條處分勅旨宜依

其年十二月邕管經畧使唐弘實當管上供兩稅錢一千四百七十三貫文其見錢每年附廣州綱送納勅邕管兩稅錢八百餘千自今輸納頗甚艱弊宜委嶺南西道觀察使每年與受領過易輕貨附綱送省其就運腳錢仍令于放送內抽折

會昌元年正月制租斂有常王制斯具徵率無藝齊人何何依內外諸州府百姓所種田苗率稅斛斗素有定額如聞近年長吏不守法制分外徵求致使力農之人轉加因弊亦有每年差官巡檢勞擾頗深自今之後州縣每縣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額為定不得隨年檢責數外如有荒開陂澤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墾闢耕種州縣不得輒問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稅限五年之外依例收稅于一鄉之中先

填貧戶欠闕如無欠闕即均減衆戶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額不得隨田加率仍委本道觀察使每年秋成之時其管內墾田頃畝及合徵上供留州若使斛斗數分析聞奏如所奏數外有剩納人戶斛斗刺史已下并節級重加懲貶觀察使奏聽進止仍令出使即官御史及度支鹽鐵知院訪察聞奏

大中二年正月制諸州府縣等納稅祇合先差優長戶車牛迺者多是推要及富豪之家悉請留縣輸納致使單貧之人却須雇脚馱載從今已後其留縣並須先饒貧下不支濟戶如有違越節級官吏量加科殿四年正月制其天下諸州府百姓兩稅之外輕輒不許分外更有差率已頻申勅尚恐因循宜委御史臺切加糾察

其諸道州府應所徵兩稅匹段等物并留州使錢物納匹
段虛實估價及見錢從前皆有定制如聞近日或有于虛
估匹段教內徵實估物及其間分数亦不盡勅條宜依委
長吏切加恭守如有違越必議科繩本判官專知官當重
懲責 又青苗兩稅本繫田土地既屬人稅合隨去役前
教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皆是承其急切私勒
契書自己後勒州縣切加覺察如有此色須議痛懲其地
仍便勒還本主更不在論理價直之限

六年三月勅先賜鄭光鄆縣及雲陽縣庄各一所府縣所
有兩稅及差科色役並特宜放者中書門下奏伏以鄭光
是陛下元舅寵待固合異等然而據地出稅天下皆同隨
戶雜徭久已成例將務致理實為本根近日陛下屢發德

音欲使中外畫一凡在士庶無不仰戴聖慈今獨忽免鄭
光莊田則似稍乖前意况征賦所入經費有常差使不均
怨嗟斯起事雖至微繫體則多臣等備位台司每承誠勵
苟有管見合具啟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奉批答省所奏
具悉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
卿等位列股肱每存匡益事無大小必竭公忠况親戚之
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
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省覽再三良增慰悅所奏宜
依朕懷

雜稅

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常平輕重本錢從之
贊于是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闈商人財貨計

錢每千稅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漆器什一稅之充常
平本錢時軍用稍廣常賦不定所稅亦隨盡竟莫得充本
儲積焉

四年六月判度支戶部侍郎趙贊請置人田又下田計其
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田公田公桑自
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說贊
熟計之自以為非便皆寢不下請復常平稅茶之法又以
軍須迫感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除算陌錢間架
法凡屋兩架為一間屋有貴賤納價三等上價出錢二千
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筆執籌入人之廬舍而計
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笑者動
數十萬又不勝其苦凡設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

取于犯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筭二十
益加筭為五十給與他物或換兩者納錢為筭率之市牙
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筭之有自貿易不
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
入三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于犯罪人家法既行而至
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
之苦囂然滿于天下至與元元年正月一日秋悉停罷止
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
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供儲伏請于出茶州縣及
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免所放
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停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
辦以此代之詔曰可仍委張滂其處條目每歲得四十萬

貫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
稅茶錢極賒

元和三年十月禁採銀一兩已上者笞二十逾出界州縣
官吏節給科罪

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增之五十左拾遺李
珣上疏論之曰推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虞即宜錫省

况稅茶之事尤出近年在正元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淨
八方砥平厚斂于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又茶為食物

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祛渴乏難捨斯須田園
之間嗜好尤切今增稅既重時估必增流弊于人先及貧

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稅固無定數量斤論稅所異長
多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終上計其利幾何未

見阜財徒云歛怨其不可三也臣不可遠徵故事直以日

前所見陳之伏望暫留聰明少垂念慮時追勅更賜高量

陛下即位之初已徵歛外官押貫旋有停洋德音千古

不朽今若權茶加稅頗失人情臣忝諫司不敢緘默時禁中造

百尺樓因計不充王播
希息增稅疏奏不省

太和七年四月御史臺奏伏准太和三年十月十八日敕

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權率一切宜

停合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伏以方今天下無事聖政日

踳務去煩苛與人蘇息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至

法重害人頗深博訪諸道委之自太和三年准敕文兩稅

外停廢等事旬月之外或以督察不嚴或以長吏更改

依前即置重困齊人伏望起今後應諸道自太和二年准

赦文所停稅外科配雜權率苛復已卻置者仰勅到十日
內其御置事由聞奏仍申報臺司每有出使即官御史令
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木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正勅
旨宜依

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
是經過衣冠高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
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勅旨准泗通津向來
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薛元賞到鎮之初首請除去表
章適至訥誅已與泗口稅據元賞所奏並停所置當官司
所由並罷委元賞當日榜示其泗口稅額准徐泗觀察使
今年前後兩度奏狀內堅堅共得錢一万八千五百五貫
文內十驛一万一千三百貫文委戶部每年以實錢逐近

支付泗甚其他未贍委在才臣息怨咨以奉行施

大中六年正月監鐵轉運使兵部侍郎裴休奏諸道節度
人頗乖法理今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
厚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厚利今請強幹官更
先于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曉諭招狀量加
捉半稅給陳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從此通流更無苛奪
所異招懷窮困下絕姦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擾正稅者
無失利之歎尋寃根本須舉綱條勅旨依其年四月准
南及天平軍節度使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
賜依舊稅茶勅旨裴休條流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
須畫一並宜准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勅處分

租庸使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宇文融除殿中侍御史勾當租庸地
稅使天宝三載四月陝郡太守常堅加蕪知勾當租庸使
六載十一月楊國忠加諸郡租庸使中至德元年十月第
五琦除監察御史充江淮租庸使中書侍郎房瑄諫曰往
者楊國忠厚歛取怨天下陛下即位以來人未見德琦聚
歛臣也今復罷之是國家斬一國忠而用一國忠矣將何
以示遠方歸人心乎上曰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無
輕貨則人散矣御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能對自此思
減于舊矣

廣德元年十月代宗居陝考功郎中裴諤懷考功及南曹
二印赴行在上將以為御史中丞為元載所排出為河東
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閔輔大旱諤請入計召見便殿問諤

權酷之利一歲出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
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
人愁歎穀菽未種臣謂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
臣以利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何以利為是以未敢即對
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
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第五琦奏租庸使請一切並停唯
差判官一人巡官二人催遣從之

兩稅使

建中三年八月初分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至十

二十日色信

崔縱分為之正元七年六月太常卿崔縱為汴西水陸運西稅鹽鐵等
使曰悅軍敗魏州嬰城自守河東朔方昭義河陽及神策

兵圍之軍乏食乃以縱兼魏城四節度都糧料使軍食稍
給徑原兵反工居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時縱先知乃
潛告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說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志歛
軍財與懷光俱來調給甚備懷光軍士久戰河外及次河
中遷延未進縱以貨幣先渡河謂懷光軍士曰若濟河悉
所齎以分將士衆利之乃肯西濟

八年四月以東都河南江淮嶺南山南東道兩稅等錢物
令戶部侍郎轉運使張滂王之東渭橋以東道兩稅諸道
巡院悉隸滂以開輔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財物令戶部尚
書奏之使班宏主之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憬陸贄
具以其事上聞由是參用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
元和四年六月勅兩稅法摠諸稅物極是使人但緣約法

之不定物估粟帛轉賤賦稅自加人力不堪國斯切須務
通濟令其便安欲遣使臣巡行國邑郵驛所屆豈免煩勞
輶車遽馳曾未周恙度支監鐵泉貨是司各有分巡置於
都會爰命帖職周槐四方簡而易從庶協權便政有所獎
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其監鐵使楊子留後且兼
充淮南浙西浙東宣歙福建等道兩稅使其江陵留後且
兼光荆南山南東道鄂岳江西湖南嶺南昔兩稅使其江
陵留後且兼充荆南山道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
官宜兼充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兩稅使其陝內五監舊
屬監鐵使宜割屬度支使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糶
貨各奉所職期于委心五年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
未定戶籍乃命諫議大夫王彥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稅使

朝法振舉人不以為煩

七年七月荆南兩稅使崔陵賜紫金魚袋浙江東道兩稅使程昇賜朝散大夫以入計叙勞也

十五年閏正月命度支郎中趙信使淄青兗海鄆曹濮秦申光等州定兩稅

戶口數

永徽三年七月戶部尚書高履行奏計戶三百八十萬

神龍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戶部尚書蘇瓌奏計戶六百

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

開元十四年戶部進計帳今年管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

六十五

二十年戶部計戶七百八十六萬二千二百四十六

二十六年計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天寶元年計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

十三載計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至德元年計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

乾元三年計戶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二十五

建中元年十二月定天下兩稅戶凡三百八十萬五千七

十六

元和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七十三

長慶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九百八十二

太和戶四百三十五萬七千五百七十五

開成四年計戶都管四百九十九萬八千七百五十二

會昌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雜錄

正觀二十年太宗問民部侍郎盧承慶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叙夏殷之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永徽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言去年進戶總十五萬已上以天下進戶既多謂長孫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二三年足堪敷寔因問隋曰有幾戶今見在幾戶履行奏隋開皇中有八百七十萬即今見戶三百八十萬上曰自隋末亂離戶口減耗迺來雖復蘊息猶太少于隋那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勅朕以百姓為心固非一人獨理委之牧宰輯寧兆庶若考論政績在戶口存之不有甄明何憑賞罰自今以後天下諸州戶口或刺史縣令有離任者

並宜分明交付州縣仍每至年終各具存之及增加實數並同中并委採訪使重覆報者所司明為課最其條件奏聞隨事褒貶以旌善惡正元三年五月詔曰諸州戶口減耗三分去二其官員亦合減省

元和二年十二月史官李吉甫等撰元和國計簿十卷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三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其鳳翔鄜武涇原良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數每歲縣賦入倚辦上于漸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此量天下寔供稅之戶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士馬三

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安歛又在常役之外

六年二月制自定兩稅已來刺史以戶口增減為其殿最故有析戶以張虛數或分產以繫戶兼招引浮客用為增益至于稅額一無所加徒使人心易搖土著者寡觀察使嚴加訪察必令詣察

會昌三年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寔興是逢李時傳此異俗且一夫不耕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蚕而衣正規開元亦常釐革剷除不盡流衍滋多中外誠臣協予正意濟人利衆予不讓焉天下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餘人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移戶

正規元年朝廷議戶殷之處聽徙寬鄉陝州刺史崔善為上表曰畿內之地是謂戶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使出關外此則虛近實遠非經通之義共事遽止

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使關外雍同秦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開元十六年十月勅諸州客戶有情急屬緣邊州府者至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即與所管客戶州計會召取情願者隨其所崇具數奏聞

寶曆元年五月初黔首如有願于所在編附藉帳者宜令州縣優恤給與閑地二周年不得差遣

唐會要卷第八十四

唐會要卷第八十五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
公食邑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團兒

雜錄

定戶等第

戶口使

籍帳

逃戶

團兒

武德六年三月令以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
一為丁六十為老 開耀二年十二月七日勅百姓年五
十者皆免課役至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制二十二成丁
五十九免役 因常廢人所奏至景雲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勅常廢
人所奏成丁入老宜停執之 司舉徵祖調殿中侍御史揚場

一或進段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獨于已役中男
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場所執
天寶三載十二月二十三日赦文比者成童之歲即挂輕
徭既冠之年便當正役憫其勞苦用軫于懷自今已後百
姓宜以十八已上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至廣德元年
七月十一日赦文天下男子宜二十五成丁五十五入老
九載十二月二十九日勅天下郡縣雖三載定戶每載亦
有團兒計其轉年合入中男成了五九者任退團兒

雜錄

武德九年十一月簡點使左僕射封德彝等以中男十八
已上簡取入軍勅三四出給事中魏徵報執奏不可上怒
乃召徵作色謂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是其詐
妄依式點入于理何嫌卿過如此固執徵正色曰臣聞竭

澤而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矣焚林而畝非不獲獸明年無獸
矣若次男已上並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國家
衡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關心
若多點取人還充其數雖多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
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誠信待物欲使官人
百姓並無嬌詐之心今之共理所寄惟在縣令刺史年常
兒閱並悉委之至于簡點即疑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
上曰初見君固執疑君蔽于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是人
情不通所令取中男宜停
延載元年八月勅諸戶口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免課役及
給侍者皆縣親兒形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得更兒疑有
奸濫者聽隨事免定以付手實

開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勅天下諸州每歲一團兒
既以轉年為定復有籍書可憑何至勞頓不從簡易于人
非更事資釐革自今已後每年團宜停待至三年定戶日
一時團兒仍令所司作條件處分
天寶四載七月二十日勅今載諸郡因團兒宜便定戶自
今已後任依恒式應緣察問對衆取平准今載三月五日
勅處分

八載閏六月五日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已上宜各
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簡擇至八十已上依常式處分

定戶等第

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至九年三
月二十四日詔天下戶三等未盡升降依為九等

永徽五年二月八日勅天下二年一定戶

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勅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繼
別籍者所析之戶等第並須與本戶同不得降下其應入
役者共計本戶丁中用為等級不得以析生蠲免其差科
各從析戶祇承勿容違相影護

開元十八年十一月初天下戶等第未平升降須實此來
富商大賈多與官宦往還逸相憑囑求居下等自今已後
不得更然如有囑請者所由收宰錄名封進朕當處分京
都委御之外州委本道如有隱弊不言隨事彈奏

天寶四載三月勅朕聽政之餘而精思量理本意有所得
庶益于人且十一而稅前王令典農商異宜舊制猶闕今
欲審其戶苛拯貧乏之人賦彼商賈抑浮惰之業優劣之

除有深察之明閭里之間無不均之歎頃以人不欲擾法
貢從寬所以比來未全定戶今已經數載產業或成違可
因茲平于賦稅自今已後每至定戶之時宜委縣令與村
鄉對定審于衆議察以資財不得容有愛憎以為高下徇
其虛委令不均平使每等之中皆稱允當仍委太守詳復
定後明立簿書每有差科先役高等矜茲不足庶協彛倫
廣德二年二月十一日敕文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
在實戶量貧富住等第差科不得依舊籍帳
正元四年正月敕文下四稅更審定等第仍令三年一定
以為常式

元和六年正月衡州刺史呂溫奏常州舊額戶一萬八千
四百七際貧窮死絕老幼單獨不支濟等外堪差科戶八

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後園定戶稅次檢責出所田隱藏不
輸稅戶一萬六千七伏緣聖恩錄臣在道州徵勅擢授大
郡令撫傷殘臣昨尋舊案詢問里承前徵稅並無等第又
二十餘年都不定戶存也孰察貧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設
法園定檢獲隱戶數約萬餘州縣雖不徵科所由已私自
率歛與其潛資于奸吏豈若均助于疲人臣請作此方圓
以救凋瘵庶得下免偏枯上不闕供勅旨宜付所司
十五年二月勅節文天下百姓自屬艱難棄于鄉井戶部
版籍虛繫姓名
建中元年已來改軍舊制悉歸兩稅法久即弊奸濫益生
自今已後宜准例三年一定兩稅非論土著客居但據實
產差率

戶口使

開元十二年八月宇文融除御史中丞充諸色安輯戶口使
使天寶四載三月戶部郎中王鉷加勾當戶口色役使

籍帳

舊制凡丁新附于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
從役秋冬附則課役俱免其詐冒隱避以晚徵之

武德六年三月令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

尚書省留三比議儀鳳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勅自今已

後裝潢省籍及州縣籍景龍二年閏九月勅諸籍應送

省者附當州庸調車送若庸調不入京雇脚運送所須脚

直以官物充諸州縣籍手實計帳當留五比省籍留九比

其遠依次除皇宗祖廟雖毀其子孫皆于宗正附籍自外

悉依百姓例

開元十八年十一月勅諸戶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縣

司責手實計帳赴州依式勘造鄉別為卷總寫三通其縫

皆注其州某縣某年籍州名用州印縣名用縣印三月三

十日納訖並裝潢一通送尚書省州縣各留一通所須紙

筆裝潢並皆出戶內口別一錢其戶每以造籍年預定為

九等使注籍脚有析生新附者于舊戶後以次編附二十

九年二月勅自今已後應造籍宜令州縣長官及令錄事

參軍審加勘覆更有疎遺者委所司具本判官長及官等

名品錄奏其籍仍寫西本送戶部

天寶元年正月制節文如聞百姓之內或有戶高丁多苟

為規避父母見在別籍異居宜令形縣子細勘會其一家

之中有十丁已上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者放一丁
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如更犯者准法科罪
三年正月十六日勅天寶三年改為載者所論前後年號
一切為載其後造籍記歲月云若干載自餘表狀文章並
准此

其年二月二十五日制天下籍造四本京師東尚書省戶
部各貯一本五載六月十一日勅自今已後應造籍帳及
公私諸文書所言地四至者改為路

十二載正月十二日勅送東京籍宜停

宜應二年九月勅客戶若住經一年已上自貼買得田地
有農桑者無問放于莊蔭家住及自造屋舍勅一切編附
為百姓差科比居人例量減一半庶墳逃散者

大曆四年八月勅名籍一家輒請移改詐冒規避多出此
流自今已後割貫改名一切禁斷

逃戶

證聖元年鳳閣舍人李嶠上表曰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
衆而條貫不史接比可知者在于各有管統明其簿籍而
已今天下流散非一或遠背軍鎮或因緣逐根苟免歲時
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積歲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
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竭闕于恒賦亦自
誘動愚俗堪為患禍不可不慮也或逃亡之戶或有檢察
即轉入他境還行白容所司雖具設科條頒其法禁而相
看為例莫肯遵承縱欲亂其僦違加之刑罰則百州千郡
庸可盡科前既依違役仍積習檢獲者無賞停止者獲免

浮逃不悛亦曰于此今縱使搜檢而委之州縣則不襲舊蹤卒于無益臣以為宜令御史督察檢校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之為制限以一之然後逃亡所還浮寓可絕所謂禁令者使閭閻為保遞相覺察前後乖避皆許自新仍有不出輒聽相告每糾一人隨事賀賞明為科目使知勸沮所謂恩德者逃亡之徒久離桑梓糧儲空闕田地荒廢即當贖于乏少助其修營雖有關賦懸徭背軍鎮亦皆捨而不問寬而勿徵其庶有家而貧乏不能致者乃給程糧使達本貫所謂權衡者逃人有絕家去鄉離失本業心樂所住情不愿還聽于所在隸名即編為戶夫顧小利者失大計存近務者喪遠圖今之議者或不達于變通以為軍府之地戶不可移閩輔之人貫不可改

而越閩繼踵背府相尋是開其逃亡而禁其害隸也就今逃亡者多不能歸摠許割隸猶當計其戶等量為節文殷富者令還貧弱者令住檢責已定計科已明戶無失編人無廢業然後案前躅申稽章嚴為防禁與人更始所謂限制者逃亡之人應自首者以符到百日為限、滿不出依法科罪遷之邊州如此則戶無遺人無匿矣

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上疏曰往年人樂其業而安其土頃年人多失業流離道路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然疏離之人豈愛羈旅而忘桑梓頌不得已也然以軍机屢與賦歛重數上下逼促因為游人游惰既多窮詐乃作既窮而詐犯禁相仍又以嚴法束之法嚴而犯者愈衆古人譬之亂繩則已結矣而不務解結乃急牽引之則結愈

固矣今刻薄之吏是能為結者強舉之吏是能牽引者鮮結者未見其人

開元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監察御史宇文融請檢察色役偽濫并逃戶及籍田因令充使于是奏覘農判官數人華州錄軍參軍慕容琦長安縣尉王冰太原司錄張珣太原兵曹宋希三大理評事宋詢長安主簿常利涉汾州錄事參軍常洽汜水縣尉薛侃三原縣尉喬夢松大理寺丞王誘右拾遺徐楚璧安成縣尉徐鏐長安縣尉裴寬萬年縣尉崔希逸同州司法邊冲寂大理評事班景倩榆次縣尉却庭倩河南府法曹元將茂洛陽縣尉劉日正至十二年又加長安縣尉王壽河南縣尉于孺卿左拾遺王惠翼奉天縣尉何千里伊闕縣尉梁勳富平縣尉盧怡咸陽縣尉

庫秋履溫渭南縣尉賈晉長安縣尉李澄前大理評事咸廩業皆當時名士判官得人于斯獨盛分道安輯戶口檢責剝田并覆內議者深以為擾人不便陽翟縣尉皇甫憬上疏曰太上務德以靜為本其次務化以安為上但責其疆界嚴立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檢量故奪農時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体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均剝為計州縣惧罪據牒即徵逃戶之家鄰保不濟又復更逃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憲法交攻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察向逾万數吞食府庫侵害黎民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給此將何以堪雖東氣南山盡為粟帛亦恐不足豈檢

田稅客能周給也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中書舍人陸
堅贊成其計貶憬為盈州尉于是諸道招得客戶凡八十
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務于多獲皆虛張其數亦以實
戶為客者歲終得客戶錢百萬一時進入官中由是擢拜
御史中丞言事者却稱檢客損于人上令集百寮于尚書
省議公卿已下俱融恩深皆雷同不敢有至選惟戶部侍
郎楊場獨建議以為搜客不利居人徼籍外田稅使百姓
困敝所得不如所失無幾場又出為外職
二月二十八日勅檢獲招誘得戶口應合酬者其有課戶
皆須待納租庸然後論功
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論時政上疏曰竊見天下所檢
客戶除兩州計會歸本貫已外更合所在編附年附向滿

須准居人更有優務即此輩僥倖若令徵課稅即日繫未
堪竊料天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且望從寬鄉有田州
作法竊計有剝田者不減三四十州取其剝田通融支給
其剝地者三分請取一分已下其浮戶任其親戚鄉里相
就每十戶已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完宅并為造一兩
口屋開巷陌立閭伍種桑棗築園蔬使緩急相助親隣不
失丁別量給五十畝已上為私田任其自營種率其戶于
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為公田共令營種每丁一月役功三
日計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一頃不啻得足
計年收一年不減一百石便納隨近州縣除役功三百六
十日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安樂有餘必不
流散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更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

斗別二十價然後支用計一丁一年還出兩石已上亦與正課不殊則官收其役不為務繼人緩其稅又得安舒倉廩日殷久遠為便其狹鄉無剩地客戶多者雖此法未該准式許移窄就寬不必須要留住若寬鄉安置得所人皆悅慕則三兩年後皆可改塗剩地盡作公田狹鄉總移寬處倉儲既實水旱無憂

二十四年七月勅諸州應歸首復業者比來每至年終皆常州錄奏自今已後宜令牒報本道採訪使同勘當歸首人每州略單數同一狀奏仍挾名報所申

天寶八載正月勅朕永念黎元務弘愛育所以惠政頻及善貸相仍亦將克致和平登于仁壽如聞流庸之輩漸亦歸復浮食未還其數昨廣靜言此色並見其由蓋為牧宰

等授任親人或在安輯稍有逃逸趾言減耗籍帳之問虛存戶口調賦之際旁及親隣此弊因循其事自久寤寐興念良用憮然不有登革孰致殷阜其承前所有虛挂丁戶應賦租庸課稅令近親隣條代輸者宜切並停應令除削各委本道採訪使與外州相知審細檢覆申牒所由處分其有逃還復業者務令優卹使得安存縱先為代輸租庸不在酬還之限

十四載八月制天下諸郡逃戶有田宅產業妄被人破除并緣欠負租庸先已親鄰買賣及其歸復無所依投承言此流須加安輯應有復業者宜並卻還縱已代出租稅亦不在徵賠之限國之役力合均有無比來應定門夫殊非得所每縣中男多者累歲方始一差中男少者一周遂役

數編既緣偏併豈可因循自今已後諸郡所差門夫宜于
當郡諸縣通率准式納課分配令得均平
至德二載二月勅諸州百姓多有流亡或官吏侵漁或盜
賊驅逼或賦歛不一或徵發過多俾其怨咨何以輯睦自
今已後所有科役須使均平本戶逃亡不得輒徵近親其
隣保務從減省要在安存

乾元 年四月勅逃戶租庸據帳徵納或貨賣田宅或攤
出鄰人展轉誅求為弊亦甚自今已後應有逃戶田宅並
須官為租賃取其價直以充課稅逃人歸復宜並卻還所
由亦不得稱欠租賦別有徵索
寶應元年四月勅近日已來百姓逃散至于戶口十不半
存今已後殷繁不減舊數既無正身可送遣鄰保祇承轉

加流亡日益艱弊其實流亡者且量蠲減見在者節級差
科必冀安存庶為均濟
其月勅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併所以逃
散莫不由茲宜委縣令切加禁止若界內自有違犯當倍
科責

其年五月十九日勅逃戶不歸者當戶租賦停徵不得率
攤隣親高戶

廣德二年四月勅如有浮客情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
便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已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
到不在却還限任別給授

大曆元年制逃亡失業萍泛無依時宜招綏使安鄉井其
逃戶復業者宜給復二年不得輒有差遣如有百姓先貸

賣田宅盡者宜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給
正元十二年六月赴州刺史皇甫政奏正元十年進穀穀
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逆叛物皆散失請新來客戶續
補前數上使謂宰臣曰百姓有業則懷土失業則鄉彼客
戶者咸以遭罹苛暴變成瘡痍之人豈可重傷哉可罷其
率特免所失物

長慶元年正月敕文應諸道管內百姓或因水旱兵流離
死絕見在桑產如無近親承佃委本道觀察使于官健中
取無莊有人丁者據多少給付便與公驗任充永業不得
令有力職掌人妄為請射其官健仍借種糧放三年租稅
會昌元年正月制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苟非難窘豈至逃
亡將部招綏必在貲產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為申奏百

姓輸納不辦多有逃亡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或恐
務免正稅減尅料錢祇于見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
逃戶桑地以充稅錢逃戶產業已無歸還不得見在戶每
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今已後應州縣開成五年已後應州
縣開成五年已前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就村鄉詣實檢
會桑田屋宇等仍勒令長加檢校粗佃與勿令荒廢據所
得與納戶內征稅有餘即官為收貯待歸給還付如欠少
即與收破至歸還日不須徵理自今已後二年不歸復者
即仰縣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驗任為永業其逃戶錢
草斛斛等計留使錢物合十分中三分已上者並仰于當
州當使雜給用錢內方圓權落下不得尅正員官吏料錢
及館驛使料遞乘作人課等錢仍任本戶歸復日漸復元

額
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戶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時變時
東西便彼鄰人與所由等計會推云代納稅錢悉將斫伐
毀拆及願歸復多已蕩盡因致荒齊遂成閑田從今已後
如有此色勒村老人與所由并鄰近等同檢勘分明分析
作狀送縣入案任鄰人及無田產人且為佃事與稅納如
五年內不來復業者便任佃人為主逃戶不在論理之限
其屋宇桑田樹木等權佃人逃戶未歸五年內不得輒有
毀除斫伐如有違犯者據根口量情科責并科所由等不
檢校之罪

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勅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
地如已經五年須准承前赦文便為佃主不在論理之限
仍令所司准此處分

唐會要

第三十二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會要卷第八十六

奴婢 橋梁

道路 關市

街巷 城郭



舊制兄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及逐家男女及奴婢
 以男年十四已下者配司農十五已上者一免為蕃戶再免
 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
 戶者蕃戶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或有言官
 武德五年安州刺史李大亮以破輔公祐功賜奴婢百人
 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止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
 賤隸乎一一皆放還高祖聞而嗟賞更賜奴婢二十人
 顯慶二年十二月勅放還奴婢為良及部曲客女者聽之

皆由家長手書長子已下連署仍經本屬申牒除附諸官
奴婢年六十已上及廢疾者並免賤

永昌元年九月越王正被諸家僮勝衣甲者千餘人於是
制王公已下奴婢有數

如意元年四月十七日勅逆人家奴婢及緣坐等色入官
者不須充尚食尚藥驅使

萬歲通天元年九月勅士庶家僮僕有驍勇者官酬主直
並令討擊契丹

時契丹首領李盡忠攻陷營州也

大足元年五月三日勅以北緣邊州縣不得畜突厥奴婢
景龍三年司農卿趙履溫奏請以隋代蕃戶子孫數千家
沒為官奴婢仍充賜口以給貴倖監察御史裴子餘以為
官戶承恩始為蕃戶又是子孫不可抑之奏免之

天寶八載六月十八日京畿及諸郡百姓有先是給使在
私家驅使者限勅到五日內一切送付內侍省其中有是
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約定數驅使雖王公之家不
得過二十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二十人二品不得過
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
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
一人其嗣郡王郡主縣主國夫人諸縣君等請各依本品
同職事及京清資官處分其有別承恩賜不在此限其蔭
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蔭或減比見仕之生其南口請以
罰重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

大曆十四年五月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支離父母之鄉
絕骨肉之悲非仁也宜罷之其年八月都官奏伏準格

式官奴婢諸司每年正月造籍二通一通送尚書一通留
本司并每年置簿點身團兒然後問金倉部給衣糧又準
格式官戶有受勲及入老者並從良比來因循有司不立
文案伏恐日月滋深官戶逃散其受勲及入老者無定數
使請令諸司準式造籍送省并孳生及死亡者每季申報
庶憑勘會勅旨且並準式處分自今已後有處闕者委所
司奏聞準法科罪

元和四年閏三月初嶺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雖處遐俗
莫非吾人多罹掠奪之虞豈無親愛之志緣公私買賣奴
婢且令所在長吏切加捉搦并審細勘責委知非良人百
姓然許文聞有遺犯者準法處分
八年九月詔自嶺南諸道輒不得以良口餉遺及將諸處

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良口博馬並勅所在長吏嚴加捉
搦如長吏不存勾當委御史臺訪察聞奏長慶元年三月
平盧軍節度使薛平奏應有海賊該掠新羅良口將到當
管登萊州界及緣海諸道賣為奴婢者伏以新羅國雖是
外夷常稟正朔朝貢不絕與內地無殊其百姓良口等常
被海賊掠賣於理寔難先有制勅禁新緣當管久陷賊中
承前不守法度自收復已來道路無阻適相販鬻其弊尤
深伏乞特降明勅起今已後緣海諸道應有上件賊該賣
新國良人等一切禁斷請所在觀察使嚴加捉搦如有違
犯便準法斷勅旨宜依三年正月新羅國使金柱弼進狀
先蒙恩勅禁賣良口使任從所造有老弱者栖無家多
寄傍海村鄉願歸無路伏乞牒諸道傍海州縣每有船次

便賜任歸不令州縣制約勅旨禁賣新羅尋有正勅所言
如有漂寄固合任歸宜委所在州縣切如勘會責審是本
國百姓情願歸者方得放回寶曆二年十一月勅朝官及
節度觀察使自今已後並不許更置私白身驅使
太和二年十月勅嶺南福建桂管容邕管安南等道百姓
禁新掠買餉遺良口前後制勅處分重疊非不明衛中行
李元志等雖云買致數實至多宜各另奉道施行
元和四年閏三月五日及五年九月十八日勅文切加約
勒仍逐道各差判官奏當司應管諸司所有官戶奴婢等
據要典及令文有免賤從良條近年雖赦勅諸司皆不為
論致有終身不霑恩澤今請諸司諸使各勘官戶奴婢有
廢疾及近年七十者請準各令處分其新羅奴婢伏準長

慶元年三月十一日勅應有海賊該掠新羅良口將到綠
海諸道賣為奴婢並禁斬者雖有明勅尚未止絕伏請申
明前勅更下諸道切加禁止旨宜依會昌五年四月中書
門下奏天下諸寺奴婢江淮人數至多其間有寺已破廢
全無僧衆奴婢既無衣食皆自營生或聞洪澤管內人數
倍一千人已下五百人已上處計必不少臣等商量且望
各委本道觀察使差清強官與本州刺史縣令同點檢具
見在口數及老弱嬰孩並須一一分析聞奏如先自營生
及已輸納者亦別項分析深恐無良官吏及富豪商人百
姓網維潛計會藏隱事須稍峻法令有如犯者便以奴婢
計估當二十千已以上並處極法官人及衣冠奏聽進止
如有人糾告便以奴婢充賞待勘知人數續具條流其京

城委功德使亦準此條流仍具數奏聞勅旨依奏
其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應天下廢寺放奴婢從良百姓者
今聞有細口恐刺史已下官人及富豪衣冠高人百姓計
會藏隱及量與錢物索取勅下後如有此色並仰首出却
還父母如有依前隱蔽有人糾告官人已下遠販商人百
姓並處極法其告事人每一口賞錢一百千便以官錢充
給續徵所 犯人填納勅旨依
六年二月勅山南江淮間寺家奴婢比來有勅釐革或有
父母贖男女將歸歲月既深今却搜檢情非違勅事恐擾
人如有此色勸於有憑並且不要進收自會昌元年以後
者不在此限
大中五年二月勅邊上諸州鎮送到投來吐蕃迴鶻奴婢

等今後所司勘問了宜並配嶺外不得隸內地
九年閏四月二十三日勅嶺南諸州貨賣男女奸人乘之
倍射其利今後無問公私土客一切禁斷若潛出券書暗
過州縣所在搜獲以強盜論如以男女傭賃與人貴人口
食任於當土五年限為約不得將出外界
大順二年四月二十日勅天下州府及在京諸軍或因收
擄百姓男女宜給內庫銀絹委兩軍收贖歸還父母其諸州
府委本道觀察使取上供錢充贖不得罄良為賤

道路

正觀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移五嶠道於莎柵復舊路
開元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令兩京道路並種果樹令殿
中侍御史鄭審充使天寶三載五月京兆尹蕭昊奏請於

要道築甬道載沙寔之至於朝堂從之九月吳又奏廣之
七載四月河南戶常濟奏於偃師縣東山下開驛路通孝
義橋北坡義堂路也

廣德元年八月勅如聞諸軍及諸府皆於官路開鑿營種
衢路隘窄行李有妨苟狗所資頗乖法理宜令諸道諸使
及州府長吏即差官巡檢各依舊路不得輒有耕種并所
在橋道亦令隨要修葺

大曆八年七月勅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種及斫伐樹木
其有官廩勾當填補

正元七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華請廣商山道又別開偏
道以避水潦從商州西至藍田東抵內鄉七百餘里皆山
阻行人苦之西華役功十餘萬修橋道起官舍曰時每至

市存養頗獲厚利吳奏再論奏者奏之金吾曰吏趙洽等
獻計也故洽等坐焉奏代宗元舅早承恩顧上即位復寵
遇之潔庶謹慎未嘗不以公忠之言匡啟於上至是又以
宮市事懇論於上前事雖不從時論歸美
二十一年二月敕文應綠宮市並出正文帖依時價買賣
不得侵擾百姓

寶曆二年十月京兆尹劉栖楚奏術者數之妙苟利於時
必以救患伏以前度甚雨閉門得晴臣請今後每陰雨五
日即令坊市閉北門以禳諸陰晴三日便令盡開使啟閉
有常永為定式從之

開成五年十二月勅京夜市宜令禁斷
會昌二年四月勅白課種桑比有勅命如能增數每歲申

聞近知並不遵行恣加剪伐列於墜市賣以薪蒸自今委
所由爰切禁斷六年七月勅如聞十六宅置宮市已未
稍若於百姓成弊既久須有改移自今已後所出市一物
已上並依三宮直市不得令損刻百姓
大中二年九月勅比有無良之人於街市投匿名文書及
於箭上或旗幡縱為奸言以亂國法此後所由潛加捉搦
如獲此色使仰焚瘞不得上聞

五年八月州縣職員令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內交易
禁察非為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師三人
掌分行檢察州其月勅中縣戶滿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
縣市各令準此人其不滿三千戶以上者並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須置舊來交
易繁者聽依三十戶法置仍申省諸縣在州郭下並置市官又

秋夏水盛阻山澗行旅不得濟者或數日糧絕無所求糴
西華道山間道謂之偏路人不留滯行者為便

太和二年二月鄭州刺史楊埽厚奏當州郭下管城不置
在州城內使命往來出入非使伏請準汝州例驛路於城
西勅旨宜依其年定州奏當管白石嶺南路管驛險峻
請移於易州西紫荆嶺路修置從之

開成元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奏請開夷儀山路通太原晉
州從之

大中三年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渥鳳翔節度使李
玘等奏當道先準勅新開文川谷路從靈泉驛至白雲驛
共一十所并每驛側近置私客館一所其應緣什物糧料
遞乘并作夫專知官及橋道等開修制置畢其斜谷路創

置驛五所平川驛一所連雲驛一所松嶺驛一所靈谿驛一所鳳泉驛一所並已畢功詔勅旨蜀漢道古今敬危自羊腸九曲之盤入鳥道三已之外雖限戒隔夷誠為要害而人御馬常用險難鄭渥首創厥功李玘隄成巨績校西路之遠近減十驛之途程人不告勞功已大就偃師開路祇為通挂陽列亭止於漆驛此則通十里之險峻便三川之往來實為良能克當寄任宜依所奏仍付史館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奏山南西道新開路訪聞頗不便人近有山水摧損橋閣使命停擁館驛蕭條縱遣重修必倍費力臣等今日延英而奉宣旨却令修斜谷白路及館驛者臣等商量望詔宣赦及鳳翔節度使觀察使令速點檢計料修置或緣館驛未畢使命未可經過其商旅及私行

任取穩便來往不得更有勅勅旨依奏

其年八月山南節度使封敖奏當道先準詔令臣檢討却修置斜谷路者臣當時差軍將所由領官健人夫併力修置道路橋閣等去七月二十日畢功通過商旅驛馬擔馱往來七月二十二日已具聞奏訖其館驛先多摧毀破壞併功修樹今並已畢臣已散牒緣路管界州縣及牒鳳翔劍南東西南川觀察使並令取八月十五日以後於斜谷路通使命謹具如前勅旨宜依仍付所司

街巷

開元十九年六月勅京洛兩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須修整城內不得穿掘為窰燒造磚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於街巷穿坑取土

廣德元年九月勅城內諸街衢勿令諸使及百姓輒有種
植

永泰二年正月十四日京兆尹黎幹奏京城諸街種植
大曆二年五月勅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墻接簷造舍等
先處分一切不許並令毀拆宜委李勉常切勾當如有犯
者科違勅罪兼須重罰其種樹栽植如聞並已滋茂亦委
李勉勾當處置不得使有所伐致令死損并諸橋道亦須
勾當

正元四年二月勅京城內莊宅使界諸街坊墻有破壞宜
令取兩稅錢和雇工匠修築不得科歛人戶
十四年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京兆尹吳湊曰檢非
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

太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奏伏準令式及至德長慶年中
前後勅文非三品已上及坊內三絕不合輒向街開門各
逐便宜無所拘限因循既久約勒甚難或鼓未動即先開
或夜已深猶未閉致使街司巡檢人力難周亦令奸盜之
徒易為逃匿伏見諸司所有官宅多是雜賃尤要整齊如
非三絕者請勒坊內開門向街門戶悉令閉塞請準前後
除準令式各合開外一切禁斷餘依 其月左街使奏伏
見諸街鋪近日多被雜人及百姓諸軍諸使官健起造舍
屋侵占禁街切慮停止奸人難為分別今除先有勅文百
姓及諸街鋪守捉官健等舍屋外餘雜人及諸軍諸使官
健舍屋並令除拆所冀禁街整肅以絕奸人勅旨所拆侵
街舍宜令三箇月限移拆如不礙勅文者仍委本街使看

便宜處系 九年八月勅諸街添補樹並委左右街使裁種價直於京兆府仍限八月裁畢其系析聞奏
大中三年六月右巡使奏義成軍節度使常讓前任宮苑使日固違勅文於懷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間勅旨常讓侵街造舍願越旧章宜令毀拆

橋梁

显慶五年五月一日修洛水月堰旧都城洛水天津之東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
上元二年司農卿常璩始移中橋自立德坊西南置於安衆坊之左南當長夏門街都人甚以為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每年洛水泛溢必漂損橋梁倦於繕葺內使李昭德始創意令所司改用石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無

漂損之患至今初常机橋畢上大悅令於中橋南刻一方石別其年不簡速之跡紀一十六字蓋黃絹之辭也

先天二年八月勅天津橋除命婦已外餘車不得令過
開元九年十二月九日增修蒲津橋經以竹葦引以鉄牛命兵部尚書張說刻石為頌 十九年六月勅兩京城內諸橋及當城門街者並將作修營餘州縣料理 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改造天津橋毀皇津橋合為橋
天寶元年二月廣東都大津橋中橋石脚两眼以便水勢移斗門自承福東南抵毓財坊南百步 八載二月先是東京商人李秀昇於南市北架洛水造石橋南北二百步募人施財鉅萬計自五年創其始至是而畢 十載十一月河南尹裴迥詣稅本府戶錢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東

造石堰以禦水勢從之
大曆五年五月勅承前府縣並差百姓修理橋梁不逾旬
月即被毀折又更差勸修造百姓勞煩常以為弊宜委左
右街使勾當捉搦勿令違犯如歲月深久橋木爛壞要修
理者左右街便與京兆府計會具事申報中書門下計料
處置其坊市橋令當界修理諸街橋京兆府以當府利錢
充修造其年八月勅其坊市內有橋不問大小各仰本街
曲當界共修仍令京兆府各差本界官及當坊市所由勾
當每年限正月十五日內令畢如違百姓決二十仍勒依
前令修文武官一切具名聞奏節級科貶如後續有破壞
仍令所由時者功用多少計定數修理不得輒剩料率及
有隱欺

正元二年正月勅宜令京兆府與金吾計會取城內諸街
枯死槐樹充修灞灤等橋板木等同仍裁新樹充替

關市

武德九年八月十七日詔梁關之設襟要在義正懲姦無
取苛暴近代拘刻禁禦滋章非所以綏安百姓懷來萬邦
者也其潼關以東緣河諸關悉宜停其金銀綾絹等雜物
依格不得出關者並不須禁

天授二年七月九日勅其雍州已西安置潼關即宜廢省
洛州南面北面各置關

長安二年正月有司表請稅關市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
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二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
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雜關通未

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夫關市之稅者惟歛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愆：末代於何瞻仰又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愚少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嗚則弄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非惟流逆齊人亦自擾亂殊俗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体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諸津舟行所聚洪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舖納稅：則檢覆：則遲留此津總遏彼舖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就賂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畧英才

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詰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閉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國人散則懷不軌况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未遊視小利豈知失多然亂大倫乎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害即請倍笑商客加歛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

天寶二年十月勅如間關已西諸國興販往來不絕雖托以求利終交通外蕃因循頗久殊非穩便自今已後一旦禁斷仍委四鎮節度使及路次所由郡縣嚴加捉搦不得更有往來
乾元元年八月勅大散關宜依旧令鳳翔水管者

寶應元年九月勅駱谷金襄子午等路往來行客所將隨身器仗等今日以後除即官御史諸州部統進奉事官任將器仗隨身自餘私客等皆須過所上具所將器使色目然後放過如過所上不具所將器使色目數者一切於守捉處勒留

元和九年五月豐州奏中受降城與靈州城接界請置關從之

十二年二月時討淮蔡既久濟師十倍賊知其必屈每思竊發於中以緩師期故有折陵之戰燕芻蒿之場流矢飛書往々不絕蓋關防之罪也及平淄青後簿書獲賞蒲潼關吏文案乃明吏卒取於賊而容其奸也

大中三年七月涇州節度使康季榮奏六月二十七日收原州

城及諸關

石門關驛藏關制勝關六盤關石峽關

其月邠寧監軍小使張

文銳奏當道兵馬今月十三日收蒲關六年三月隴州

防禦使薛達奏伏奉正月二十六日詔旨令臣築故關訖

聞奏者伏以沂源西境切在故關昔有隄防殊無制置僻

在重崗之上苟務高深今移要會之口實堪控扼旧絕泉

井遠汲河流今則臨水挾山當川限谷危墻滌塹克揚營

壘之勢伏乞改為定式關鈴轄往來臣當界又有南由路

亦是要衝旧水關亦請準前把捉去正月二十七日功

今月十七日畢謹畫圖進旨勅旨薛達新置關城得其要

害形於圖畫頗見公忠宜依所奏

市

正觀元年十月勅五品已上不得入市七年七月二十

日廢州縣市印 顯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洛州置北市隸太府寺

垂拱二年十二月勅三輔及四大都督并衝要當路及四萬戶已上州市令并赤縣錄事並宜省補

天授三年四月十六日神都置西市尋廢至長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置

開元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又廢其口馬移入北市

長安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廢京中市至天寶八載十月

五日西京成遠營置南市華清宮置北市

景龍元年十一月勅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常以午時擊鼓二百下而衆大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下散其州縣領務少處不欲設鉦鼓聽之車駕行幸處即於頓

側立市官差一人權檢校市事 其月兩京市諸行自有

正輔者不得於鋪前更造偏鋪各聽用尋常一樣偏束諸行以濫物交易者沒官諸在市及人衆中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

開元二年閏三月勅諸錦綾羅縠繡織成細絹絲犂牛尾真珠金鐵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及將入蕃金鉄之物亦不得將度西北諸關

大曆八年七月勅京城內諸坊市門至秋成後宜令所由勾當修補

十四年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吏先於揚州卸肆貿易者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陵當南北大衝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貨販列置卸肆名托軍

用實私其利息至是乃絕 正元以後京都多中官市物
於屢肆謂之官市不特文滌口倉勅命皆以監估不中衣
服絹帛雜紅紫之物倍高其估尺寸裂以酬償市之精商
皆匿名深居陳列墟閑唯粗苦窳弱市後有強驅于禁中
傾車乘罄輦驢已而酬以文尺白色少不甘歐致血流者
中人之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無不徹業塞門以伺其去蒼
頭女奴輕車名馬恠；衢巷得免捕為幸京師之人嗟愁
叫閭訴闕則左右前後皆其人也

正元十四年八月右金吾將校趙洽田岩並配流天德軍
時屢有中官於京城市肆強買人間率用直百錢物買人
數千錢物仍索脚價及進奉門戶謂之官市是時吳湊為
京兆尹數上言初為修理無幾中貴人等奏云百姓蒙官

准戶部格式其市吏壁師之徒聽于當州縣供官人市買

城郭

永徽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和雇雍州夫四萬一千人修京
羅城郭三十日畢九門各施觀明德觀五門工部尚書閻
立德為如

顯慶五年九月改東明門為賓耀門西明門為宣耀門
長壽元年九月神都改造文昌臺及造定鼎上東等城門
修築外郭並鳳閣侍郎李昭德所制時人以為能

開元十八年四月一日築京城

二十八年都畿採訪使御史中丞張倚請整齊都城侵街
墻宇

二十一年七月勅兩京城皇城及諸門并助鋪及京城守

把捉兵之處有城牆若門樓舍屋破壞須修理者皆與所司相知并量抽當處戢掌衛士以漸修營若須登高臨內即聞奏之

天寶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築神都羅城號曰金城六載十二月二十一日築會昌城于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十二載十月十七日和雍華陰扶風馮翊三郡丁匠及京城人夫一万三千五百人築興慶宮城並起樓四十九日軍

至德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改丹鳳門為明鳳門通化門為達禮門安上門為先天門及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尋並却如後

建中元年五月築奉天城四年十月上避難于奉天初術

士桑道茂奏請城奉天為王者之居至是方驗

正元元年新作玄武門

九年二月詔復築鹽州城先是正元三年城為吐蕃所壞日沒塞外無保郭犬戎入寇既城之後邊患頓息

元和三年涇原節度使段佑請修臨涇城在涇州北八十里以扼犬戎之衝詔從之八年河東節度使張弘靖奏修古舜城從之

長慶四年三月夏州節度使李祐奏于塞外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五城以備蕃寇

太和元年四月鳳翔府奏臨沂城于沂陽縣西北八十里會昌六年正月閑廡宮苑使奏苑內諸而苑于等門共九十四所今伏緣大禮日近準例鑿駕赴郊廟後並請鑲閉

匙鑰各令進入候還宮日即便請却開應赴郊廟一物已
上請宣下事件前並須撤載出盡其留司官健等令併支
糧料奎駕赴郊廟後不得出入勅旨依奏
咸通六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牛勣奏于蠻界築新安城
遏戎州功畢時南詔蠻入寇姚嵩陳許大將顏復戎嵩州
奏築二城其年秋六姓蠻攻遏戎州為復所敗退去

唐會要卷第八十六

唐會要卷第八十七

轉運鹽鈔總叙

漕運

諸水陸運使

轉運鹽鈔總叙

皇朝自武德永徽以後姜行本薛大鼎褚即皆以漕運上
言然未能通濟其後監察御史王師順運晉絳之粟于河
渭之間增置渭橋倉自師順始也

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為水運使大興漕事
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輝卿上言請依旧法理教倉于河口
立輸場以受米置河陰縣及河陽柏崖集津三門倉又鑿
崖開山以車運數十里積于太原倉以利漕運上從之拜
輝卿江淮轉運使仍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
為之副轉運鹽鈔之有副使自此始也輝卿立之三年凡

匙鑰各令進入候還宮日即便請却開應赴郊廟一物已
上請宣下事件前並須撤載出盡其留司官健等令併支
糧料奎駕赴郊廟後不得出入勅旨依奏
咸通六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牛勣奏于蠻界築新安城
遏戎州功畢時南詔蠻入寇姚嵩陳許大將顏復戎嵩州
奏築二城其年秋六姓蠻攻遏戎州為復所敗退去

唐會要卷第八十六

唐會要卷第八十七

轉運鹽鈔總叙

漕運

諸水陸運使

轉運鹽鈔總叙

皇朝自武德永徽以後姜行本薛大鼎褚即皆以漕運上
言然未能通濟其後監察御史王師順運晉絳之粟于河
渭之間增置渭橋倉自師順始也

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為水運使大興漕事

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輝卿上言請依旧法理教倉于河口
立輸場以受米置河陰縣及河陽柏崖集津三門倉又鑿
崖開山以車運數十里積于太原倉以利漕運上從之拜
輝卿江淮轉運使仍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
為之副轉運鹽鈔之有副使自此始也輝卿立之三年凡

運六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三千万旧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運而西至于陝二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此輝卿所省之數也明年輝卿拜侍中而蕭炅代焉二十五年運米一百万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巔輸岩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于安流自齊物始也

天宝三載韋堅代蕭炅以滄水作廣運潭于望春之東而藏列焉是年楊釗以殿中侍御史為水陸運使以代常堅先是米至京師或砂礫糠粃雜乎其間開元初詔使揚擲而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

天宝十四年八月詔水陸運宜停一年天宝以來楊國忠王鉞皆兼重使以權天下故轉運之事自輝卿以降罕有

聞者

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于江淮分置租傭使市輕貨以救軍食遂拜監察御史為之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尋兼中丞為鹽鉄使于是始立鹽鉄法就山海井竈收權其鹽立監院官吏其旧業戶洎浮人欲以鹽為業者免其雜徭隸鹽鉄使盜煮私鹽罪有差亭戶自租傭以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國用以饒明年琦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詔兵部侍郎呂諲代之宝應三年五月元載以中書侍郎代呂諲是時淮河阻兵飛輒路絕鹽鉄租賦皆泝漠而上以侍御史穆寧為河南道轉運租傭鹽鉄使尋加戶部員外迂鄂州刺史以摠東南貢賦是時朝議以寇盜未戢關東漕運宜有倚辦遂以通州刺史刘晏為戶部侍

卽京兆尹度支鹽鉄轉運使鹽鉄兼漕運自晏始也二年
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鹽利為漕備自
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備七千緡補綱吏督之不羨丁男
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至今為法晏既至淮以書遺
元載自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經底柱夾右華楚帆
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業也晏賓于東朝猶
有官諉公終始故曰不信流言賈誼召宣室弘羊重興功
利敢不悉力以荅所知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踪河陰鞏洛
見宇文愷立梁公堰分河渠及李傑新築堤飾像河廟凜
然如生步、計探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可
以淪波挂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
此而強天子無憂都人胥悅四方旅拒者頗以破膽三河

流離者于茲請命公廷載明主為富人候此今之切務不
可失也僕願湔洗瑕穢牽聳愚誠以副公之心且具勤于
官不辭水火狀運之利典運之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
人為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若稅畝傷多若使
每年得江湖二三十萬石即徭賦損減歌舞皇澤其利一
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飢人皆附村落邑
屋從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衣食鞏洛是計之得者
其利二也諸侯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
五湖陳、紅粒雲帆挂楫輸美帝鄉可以震耀夷夏其利
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
率俾今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光
耀漸及正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兩陝凋殘東

周兀甚逼宜陽熊耳至武牢成臯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
已人烟蕭條歎游鬼哭輿必脫輻牛必羸角棧車輓輅亦
不易求今于無人之境與足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
汴流渾！不修則激頃日寇難曾未疏決澤滅木岸善崩
役夫需于沙津吏旋於滸千里泗上因水行舟其病二也
東亘底柱浹池二陵之河北運處五六里戍卒久絕奪攘
奸宄窟穴囊橐夾河為蔽豺狼信！舟行所徑寇亦能往
其病三也東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
孱司元候賤卒亦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
漕所至般列便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
也是願必其思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見
一水不通願荷鍾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趨焦心苦

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尅漕引多虞屏營中沅淹泣獻狀自
此每歲運米數十万石自江淮北列置巡院搜擇皆吏以
主之廣牢盆以來商賈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廣德一年正
月復以第五琦專判度支鑄錢鹽鐵事而晏以檢校戶部
尚書為河南及江淮以東轉運使及與河南副元帥計會
開決汴河水永泰二年晏為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
琦為關內河東劍南三川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大曆五
年詔停關內河東三川轉運常平鹽鐵使自此晏與戶部
侍郎韓滉分領關內河東山南劍南祖庸青苗使至十四
年天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建中元年詔曰朕以征稅多門
郿邑凋耗聽于群議思有變更將致時雍宜古訓其江淮
米準旨條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令戶部即中崔河

圖收領之今年夏稅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師者及鹽鉄財貨委江州刺史包佶收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倉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準格式條理尋貶晏為忠州刺史晏既罷黜天下錢穀歸尚書省既而出無所統之是年三月以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收領之是年三月淮水陸運使行劉晏韓滉旧制先是晏為宰相屬京師米斛貶忠州刺史尋殺于忠州兵興以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官厨無兼時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穀緹德以供禁軍晏既遺元載書陳轉稅米利病歲入米數十石斛以濟關中代第五琦鹽務法益精密初年入錢六十万季年則十倍其初大曆末通天下之財而計其所入總一千二百万貫而鹽利過半季年耀之乱河南節度使據上不奉法

賦稅不上州縣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旧議者稱之其商榷財用之術者必一時之選故晏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琇裴映包佶盧正李衡相繼分掌財賦皆晏門下晏部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軍府織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詔曰天下山澤之利當歸王者宜總隸鹽鉄使三年以包佶為庶子汴東水陸運鹽鉄租庸使崔縱為右庶子汴西水陸運鹽鉄租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侍事竹木茶漆盡稅茶之言肇于此矣正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為鹽鉄水陸運使其年七月以尚書右僕射韓滉統之滉沒宰相竇參實代之五年十二月度支轉運鹽鉄奏此年自楊子運米皆分配綠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遣運路既遠實為勞人今請當使

諸院自差綱節級般運以救邊食從之

八年詔東南南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山南東道至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劍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戶部所領三川鹽鐵轉運自此始也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鼎陸贄以其事上聞由是遵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

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郡國有茶山及商賈以茶為利者委院司分置諸場立三等時常為價為什一之稅是歲得緡四十一萬茶之有稅自滂始也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年而李錡代之監院津堰攻張侵剝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歛行人多是錡始時鹽鐵轉運有上都留後以副

使潘孟陽主之王叔文權傾朝野亦以鹽鐵副使兼學士為留後故鹽鐵副使之俸至今獨優順宗即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佑判度支鹽鐵轉使理于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選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權酷漕運由其操割專事貢獻牢其寵渥中朝事者悉以利交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日耗選既為鹽鐵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署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數倉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為錢又奏江淮河南峽內充鄆嶺南鹽法鹽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万比旧法張其估二千七百八十餘万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為煮鹽之外副支度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繫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昇為揚子留後曰年五月翼卒自院杖之與唯